

★ 剑亭绮情经典武侠系列 ★

魔

面

情

侠



剑亭著
三

劍亭著

魔面情俠
(三)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第十九章 玉手银钗

孙兰娟自觉功力大进，信心倍增，也紧跟而下。

她望着下面麟哥哥的亮影，见他愈泻愈疾，愈降愈远，她的心，不禁有些慌了。

洞中冷风渐渐凛冽，她下降的身形，带起了极强的破风声，但她并不觉得怎样寒冷。

阵阵惊急的风啸声，沿洞飘来，愈听愈真切了。

眨眼间，下面麟哥哥的亮影不见了。

孙兰娟不由暗暗焦急，心中好不生气，因此，下泻身形骤然加快。

渐渐，脚下已现出一片微弱光亮，又下落几个踏石，已达洞底。

向前看去，洞势宽大、平坦，十数丈外，一片油绿中，剑啸阵阵，寒光闪闪。

孙兰娟芳心一震，不知麟哥哥在与谁动手，一声娇叱，身形如电，直向剑光闪处飞扑过去。

来至近前，见麟哥哥正用腾龙薄剑，在极粗的横生虬藤上开洞。

孙兰娟游目一看，洞口高约两丈，宽约五丈，又长又扁，

宛如鱼口，已完全被野藤遮住了。

洞内数丈处，尚有两个支洞，不知通向何处，阵阵风啸，即自两个支洞发出。

这时，天麟已在野藤上，开好了一个圆孔，转首对兰娟兴奋地说：“娟妹，我们出去吧！”

说着，收起腾龙剑，身形一动，穿洞而出，孙兰娟紧跟身后跃出洞外。

卫天麟立定身形，见面前是一片宽广约有里许的平地，稀疏几株桃树，俱都高不及五尺，枝干横生，桃花繁盛，宛如几座花丘。

地上绿草如茵，野花争妍，姹紫嫣红，景色幽美已极。

正面远处，是道半弧形的断崖，高约数十丈，直向两侧延伸。

崖上正是来时的浓荫密林，前面断崖之下，即是那道绝壑。

仰首看天，晴空如碧，丽日当中，片云皆无。

看看身后绝峰，藤萝蔓延，斜松悬空，无法看到巅顶。

卫天麟看后，心中暗赞不止，这真是一片世外桃源。

蓦闻身侧娟妹妹说：“麟哥哥，这地方多美，将来我们能在哪里建房子住下来多好！”

卫天麟微笑颌首说：“此地景色确实美极了。”

说着，两人并肩携手缓步向前走去。

走了一阵，兰娟指着一株桃树说：“麟哥哥，在此地坐一会吧！”

卫天麟见桃树甚低，花枝几乎触在绿草如茵的地面上，无数山花，有白有蓝，有红有紫，好看已极。

于是，点点头，两人同时坐了下来。

兰娟斜倚麟哥哥胸前，仰首上看，已能看到数十丈高的巅顶，想到离开妈妈一夜，不知妈妈该是如何地焦急。

但想到与麟哥哥在洞中缠绵，缱绻的情形，娇躯不禁打了几个冷战，心中暗暗焦急地说，这样如何回去见妈妈呀。

于是，转首望着天麟，忧急地说：“麟哥哥，我们上去吧，我想妈妈见不到我，一定急坏了。”

说着，由地上站了起来。

卫天麟，也正急于要见珊瑚女侠和银钗圣女，他有很多话，要问这两位前辈女侠。

于是，立起身来，一指前面藤萝虬结，斜松悬空的绝壁说：“娟妹，我们就由此上去吧！”

两人飘身掠至绝壁跟前，一长身形，借着虬藤斜松，双双直向巅顶上升去。

瞬间已登上巅顶。

天麟举目一看，立即看到那座天然假山，于是大声说：“快看，这里是不是花园？”

就在天麟高声话落的同时，前面假山之下，骤然响起一声娇叱。

“什么人？”

紧接着，一丝刺眼寒光，挟着尖锐破风声，向着天麟，闪电射来。

卫天麟对这丝白光，在衡山紫盖峰上，曾经历过一次，知道是银钗圣女仗以成名的银钗。

于是，身形微偏，疾伸中食两指，立将飞来的银钗夹在指间。

低头一看，竟然是一支长约三寸，宽约二分的红睛银凤钗。

孙兰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，这时一定神，立即惊呼一声，说：“师伯，我是娟儿——”

呼声中，飞身向前扑去。

卫天麟掠身紧跟。

假山之下，一道淡紫身影，急呼一声“娟儿”，向着兰娟飞扑而来。

孙兰娟一见，哭喊一声“妈妈”，张开两臂向着淡紫身影扑去。

卫天麟定睛一看，扑来淡紫身影，果是珊瑚女侠。

这时，珊瑚女侠已将兰娟搂在怀里，哭声说：“孩子，你出去一夜，为何不告诉妈妈？”

说着，伸手慈爱地抚着兰娟的秀发。

孙兰娟见母亲两眼红肿，知道母亲曾伤心地痛哭了很久，因此，更难过得说不出话来。

卫天麟急步走至珊瑚女侠身前，恭声道：“弟子卫天麟，给师母叩请万福金安！”

说着，跪在地上，行了叩见师母的大礼。

珊瑚女侠一见天麟，心中微觉怒意，于是嗔声问：“你把娟儿带往何处去了，直到现在才回？”

卫天麟跪伏在地，恭声说：“弟子特来太华峰问候师母金安，并拜谒南召老前辈，一探家父腾龙剑客卫振清的踪迹下落，来此天色已晚，与娟妹妹先在此小坐，不想……”

孙兰娟见师伯银钗圣女，立在数丈以外，面色苍白，柳眉间充满了杀气，于是，急声阻止说：“麟哥哥不要说了。”

但已经迟了。

天麟已说到雪梅推石而下，险些将两人砸在石下的事。

银钗圣女柳眉一竖，凤目电射，厉叱一声：“闭嘴——”

厉叱声中，已缓步向着伏在地上的天麟走来。

孙兰娟芳心大惊，立即对珊瑚女侠急声说：“妈，快命麟哥哥起来吧！”

珊瑚女侠已看出师妹银钗圣女来意不善，急对天麟叱声说：“还不起来！”

卫天麟立即由地上立了起来。

银钗圣女初见天麟身上宝衫，心灵中立即浮上孙浪萍英挺俊逸的影子。

继而，见卫天麟跪在师妹珊瑚女侠面前口称师母，不禁妒火中烧，杀机陡起。

再听天麟说到，雪梅由山上推下巨石，更加怒不可遏。

卫天麟见雍容清丽的银钗圣女，粉面铁青，目射凶光，知她已动杀机，心中立即提高警惕。

珊瑚女侠心情激动，用有些哀求的口吻说：“师妹，浪萍对你薄情，那是他负心，你不应该迁怒他的徒弟。”

钗钗圣女凤目一瞪，冷电暴射，厉叱一声：“闭嘴，哪个要你这贱婢多管，你是他的师母是不是？”

说着一顿，冷冷一笑，突然暴声说：“今天，我连你也一起毁了。”

卫天麟见银钗圣女蛮不讲理，不由心中有气，但灵机一动，又想在她嘴里探出一些蒙头老前辈的踪迹和小玉琴的消息。

于是强忍怒火，躬身一揖到地，说：“恩师久居衡山紫盖

峰，每夜必至松林看望圣女前辈一次，以慰相思之苦，足见恩师并未负前辈……”

岂知，银钗圣女闻了，厉声大喝，说：“胡说，既然相隔咫尺，为何不去看我？”

卫天麟见机不可失，立刻急声问：“恩师没去看前辈，怎能将西天魔琴归还前辈？”

银钗圣女仰面一阵狂笑，笑声凄厉，令人惊心，久久不停。

这时，红影一闪，雪梅已立在银钗圣女身侧，一见天麟与兰娟，粉面不由倏然大变。

孙兰娟一见雪梅，立即将昨夜经过的事，对珊珠女侠低声说了一遍，只是洞中与麟哥哥的事，删掉了。

银钗圣女倏敛狂笑，厉声说：“西天魔琴是雪梅在一个被掌毙的黑衣恶徒身上得来的。”

卫天麟心中一动，知道黑衣恶徒定是铁掌震江南张道天的心腹恶人，于是冷冷一笑，问：“请问前辈，那黑衣恶徒可是雪梅姑娘掌毙的？”

雪梅未待银钗圣女开口，立即怒声说：“不是姑娘我，但也不是你师父孙浪萍。”

卫天麟见雪梅对孙叔叔毫无敬意，不由勃然大怒，剑眉一竖，厉喝一声，问：“是谁？”

雪梅杏目一瞪，也厉声说：“是一位蒙头异人！”

卫天麟仰面一阵纵声大笑，声震绝峰，直上苍穹，笑声震荡空际，历久不绝。

珊珠女侠、银钗圣女，俱都粉面大变，兰娟雪梅俱都心神浮动。

卫天麟倏敛大笑，傲然大声说：“那位头罩乌纱的蒙头异人，正是在下的恩师魔扇儒侠孙浪萍。”

银钗圣女娇躯一颤，但她依然有些不信地厉声问：“你胡说，孙浪萍岂是那样装束之人？”

卫天麟冷冷一笑，毫不客气地说：“前辈如果不健忘的话，恩师曾派在下救了前辈与梅姑娘两人的一次劫难。”

银钗圣女微微一愣，厉声问：“什么时候？”

卫天麟冷哼一声，漫声说：“铁掌震江南张道天……”

银钗圣女铁青的粉面，顿时变成紫红，娇躯直抖，哑口无言。

卫天麟望着惊呆的雪梅，不屑地又说：“知恩不报，竟然以剑相向，心肠之狠，蛇蝎不如。”

卫天麟越说越有气，想到雪梅推石下来，险些丧命，不禁顿起杀机，于是望了银钗圣女一眼，冷冷地继续说：“徒儿不屑，师父偏激，师徒都想置人于死……”

银钗圣女未待天麟说完，银牙紧咬，杏目冒火，狠狠地颤声说：“你……你……就是那个疤面丑鬼？”

卫天麟冷哼一声，用沉低轻蔑的声音说：“不错，正是在下卫天麟。”

继而将手中那只银钗一晃，突然怒声说：“你这种仗以成名的银钗，对我已用过两次了。”

说着，运足功力，右腕一扬。

电光一闪。

喳。

一只纯银凤钗，一直射进数丈以外的假山上，尽没石中。

呆了，在场的珊瑚女侠、银钗圣女、兰娟和雪梅，俱都惊疑地望着天麟，她们确没想到，天麟竟具有如此骇人的功力。

卫天麟也愣了，他几乎不敢相信，那只银钗是由他自己的手发出的。

蓦地，一声厉叱，红影闪动，雪梅飞舞双掌，幻起漫天掌影，神情如疯如狂，向着天麟疾扑过来。

同时，尖声厉叱，说：“好狂的臭男人，姑娘今天要把你的心挖出来！”

卫天麟冷哼一声，身形一闪，左手疾出如电，在如幻的无数影掌中，已将雪梅的石腕扣住。

紧接着，剑眉一竖，星目射电，一声厉喝，右掌闪电举起，直向雪梅当头劈去，动作之快，令人眩目。

孙兰娟芳心大惊，脱口急声尖叫：“不要——”

卫天麟心头一震，右掌闪电疾收，握着雪梅右腕的左手，轻轻一抖。

雪梅一声惊叫，花容失色，娇躯踉跄，直向身后退去。

银钗圣女一声厉叱，身形电闪，伸臂将雪梅拦住。

继而，皓腕一翻，锵的一声龙吟，寒光闪耀中，已将雪梅背上的长剑掣在手中。

于是，冷冷一笑，恨声说：“徒弟狂妄，师父薄幸，都是不折不扣的害人精！”

说着，真气贯注剑身，光芒暴涨，横剑缓步，向着天麟逼来。卫天麟见银钗圣女粉面铁青，眼射凶光，一脸狰狞，一个雍容脱俗的妇人，瞬间变成了一个母夜叉，心中再度升起无限杀机。

孙兰娟只吓得花容失色，芳心直抖，整个娇躯，已完全偎在珊珠女侠的怀里。

看了师伯银钗圣女这付惨厉相，不禁脱口颤声说：“麟哥哥小心，师伯剑法诡谲，奇异惊人！”

卫天麟剑眉飞立，嘴晒冷笑，脚下不丁不八，傲然而立，一双星目，冷电闪闪，一直不屑地望着银钗圣女。

这时，听了娟妹妹的话，不禁重重地发出一声冷哼。

就在天麟冷哼发出的同时。

银钗圣女一声凄厉惊心的怒叱，身前暴起一团银花，向着卫天麟闪电罩来。

卫天麟冷冷一笑，衣袖微拂，立演迷踪，亮影一闪，已至银钗圣女身后。

双脚尚未立稳，银钗圣女一声娇叱，剑化一道光弧，势如一匹银练，叱声中，已扫至天麟腰际。

珊珠女侠、兰娟姑娘同时发出一声惊啊。

卫天麟大吃一惊，一声暴喝，身形闪电暴退。

银钗圣女剑术果是不凡，加之昔年早就见过腾龙剑客这套诡异步法，更能洞悉天麟心意。

是以，剑招一出，蓄势准备再击，因此，天麟身形一闪，长剑跟踪而至。

银钗圣女见一击未中，怒火更炽，厉叱一声，振腕挺剑，势如一道银虹，紧跟天麟暴退的身形，疾追过去。

兰娟一看，惊得脱口疾呼：“为何不出剑！”

就在兰娟叫声刚落之际。

突然，银钗圣女，身形一顿，剑势疾化一团光幕。

接着。

一丝刺目寒光，挟着尖锐风声，突破剑幕，向着天麟闪电射来。

事出突然，距离又近，只吓得珊珠女侠、兰娟姑娘，心胆俱裂，花容失色，已不知惊叫发声。

卫天麟的确未虑有此，再想闪躲已是不及。

于是大喝一声，仰身倒向地面。

一道银丝，紧擦面皮，闪电飞过。

紧接着，一声娇叱，漫天寒星，已然洒下。

卫天麟无暇细想，脚跟一蹬，身形宛如脱弦之箭，直向身后平射飞去。

继而，双掌猛击地面，身形腾空而起，一跃数丈。

银钗圣女如疯如狂，长剑飞舞，一阵嘹嘹声中，一连斩断十数株花树。

卫天麟飘身落至三丈以外，右手一按腰间，顺势一抖，一阵清越龙吟，光华大盛，丽日无光。

珊珠女侠深知天麟出手之狠，嫉恶之甚，无人可比，薄剑之下，极少有人逃脱一死，她曾数次目睹，岂能不知？

这时，见天麟剑眉飞挑，薄唇下弯，星目中，冷电暴射，俊面上充满了杀机，只看得芳心战栗不已。

珊珠女侠心地善良，师门情深，看了天麟这种神色，立即急声问：“天麟，你要做什么？”

说着，竟轻轻推开怀中的兰娟，向着天麟缓步走去。

卫天麟杀机已迷心智，似乎没听到珊珠女侠的问话，也似乎没有看到珊珠女侠向他走来。

一抖手中薄剑，剑身笔直，光芒暴涨，向着横剑痴立，浑身直抖的银钗圣女厉声说：“银钗圣女，在下念你身为前辈

人物，已让你三剑，和一支暗发的银钗，你心肠之狠，出手之毒，为在下生平仅见，我想无辜死在你手下的男人，已不知凡几，今天，我要为男人除害，要你师徒在三招之内，血溅当地！”

说着，手中薄剑，顺势一挥，剑芒陡增，剑啸慑人。

卫天麟此话一出，珊瑚女侠身躯猛地一震，前进的步子，竟然停止了。

立在一旁的雪梅，冷哼一声，立即摸出三支银钗，紧扣手中，伺机发出。

就在这时，银钗圣女狂叫一声，手舞长剑，再次飞扑过来。

同时，一脸狰狞，连连恨声说：“薄幸人，薄幸人，今天不将你碎尸万段，不能消我心头之恨！”

话声未落，身形已扑至天麟面前，左掌舞，右剑挥，乱砍乱劈，既无招，也无式，但扑来声势，却如一只猛虎。

卫天麟看了，纵声一阵厉笑，说：“银钗圣女，你不要装疯作傻，你就是真的疯了，我今天也要杀你。”

说话之间，身形已闪至银钗圣女身后，手中薄剑，迎空一挥，向着如疯如狂的银钗圣女当头抽下。

雪梅一见，大吃一惊，正待举手发钗。

突然，卫天麟疾收薄剑，左手出指如电，已点了银钗圣女的黑憩穴。

银钗圣女撒手丢剑，身形旋了两旋，直向地上倒去。

就在这时，风声飒然，紫影闪动，珊瑚女侠已将银钗圣女抱在怀里。

卫天麟涩然望了珊瑚女侠一眼，将薄剑收进腰间黯然

说：“师母，她真的疯了。”

珊瑚女侠眼闪泪光，望着鼻息均匀，熟睡怀中的银钗圣女轻轻摇了摇头，对着天麟，戚然说：“你穿着浪荡的宝衫，挂着他的魔扇，对她的刺激实在太大了。”

卫天麟心中一阵感动，顿时想起母亲想念父亲时的痛苦神情，因此，对银钗圣女又涌起了一丝同情。

这时，雪梅已将剑拾起，收入鞘内，面色阴沉，急步走了过来。

卫天麟知她来抱银钗圣女，立即向后退了两步。

雪梅来至近前，看也不看珊瑚女侠一眼，伸手抱过银钗圣女，转身向着假山之后走去。

珊瑚女侠望着雪梅的背影，轻声一叹，黯然说：“这孩子禀性原极善良，但现在却比她师父偏激尤甚！”

说着一顿，又望着天麟，问：“天麟，你可知道你孙叔叔为何用乌纱蒙头？”

卫天麟这时已确定蒙头老前辈就是孙叔叔了，于是毫不犹疑地说：“不知道！”

珊瑚女侠似乎有些不信，凤目注视着天麟的俊脸，又问：“你与孙叔叔在一起多久？”

卫天麟恭声说：“一年半。”

珊瑚女侠见天麟说话之间，神色诚然，知他说的不假，接着，看了立在身边的兰娟一眼，又问：“天麟，你与娟儿昨夜进入的山洞，怎知是魔魔天尊的洞府？”

卫天麟解释说：“我与娟妹看了洞门上的六个大字，才知道。”

说着一顿，又问：“师母可知魔魔天尊昔年的经历和事

迹？”

珊瑚女侠说：“这件事，只有问兰儿的师祖才可知道。”

天麟急问：“南召老前辈何时启关？”

珊瑚女侠略一沉思说：“要待明年五五端阳那天。”

卫天麟觉得非常失望。

珊瑚女侠又说：“天麟，既然你已看到了你娟妹妹，现在可以下峰了，不是我不喜欢你在此与娟儿多待些时日，实是环境不许你多住下去。”

说着一顿，又亲切地说：“再说，你是娟儿的师哥，你比她大，懂事，你们在一起玩，我也很放心。”

天麟的脸红了，兰娟立即低下了头。

孙兰娟一扭香肩说：“妈，我要跟麟哥哥一起走，我实在不愿再住在这里了。”

珊瑚女侠抚着兰娟的秀发，劝慰着说：“娟儿，你麟哥哥还有许多事情要去办，等他把事办完了，他会来接你，娟儿，知道吗？”

卫天麟也怕兰娟跟着下峰，那样有许多不便。

于是，立即应声说：“是的，事情一完，我马上回来？”

孙兰娟望了天麟一眼，沉默了。

珊瑚女侠一望天色说：“天麟，现在你该走了，日落前你仍可到达山麓。”

卫天麟望了眼闪泪光的娟妹妹一眼，躬身应是。

兰娟幽怨地低声问天麟，说：“麟哥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。”

卫天麟心里也有些难过，黯然说：“事情一完，我马上回来。”

兰娟又含泪颤声说：“你不要忘了我们的誓言。”

卫天麟真挚诚恳地说：“我会时时记在心里。”

珊珠女侠走在前面，对身后一对小儿女的谈话，句句听进耳里，想起昔年自己的一段辛酸爱情，忍不住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

心中暗暗默祷上苍，愿这对小儿女，能圆满达到他们的目的。

三人走出紫竹林，举眼向索桥一看，心头不禁同时一震。

雪梅一人，正立在索桥的崖边。

珊珠女侠香肩微动，已飞身扑了过去，天麟、兰娟随后紧跟。

三人来至近前，雪梅依然望着对崖密林，看也不看三人一眼。

珊珠女侠见雪梅立在崖边，不禁关切地急声问：“梅儿，你立在这里多危险，快往里面来些吧！”

雪梅动也不动，冷哼一声，不屑地说：“我不是小孩子，我用不着人家来管。”

珊珠女侠粉面一红，微摇螓首，轻声一叹。

卫天麟看得怒火高烧，恨不得一掌将雪梅劈下崖去。

珊珠女侠转首又对天麟，说：“天麟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”

卫天麟听了，神色一阵黯然，立即显出恋恋不舍之情。

这时，雪梅倏然转过头来，双目中，射出两道凶狠怨毒的冷焰，琼鼻中，发出一声极轻微的冷哼。

由于分别在即，心情紊乱，珊珠女侠、卫天麟、孙兰娟三人俱都没有注意。

卫天麟看了泪痕满腮的妹妹一眼，立即转身对着珊瑚女侠，深深一揖到地，恭谨地说：“师母珍重，弟子走了！”

了字出口，身形腾空而起，一跃数丈，直向索桥中央落去。

就在天麟扑向桥中之际。

倏然。

红影闪处，银虹乍现，雪梅手起剑落，轰然一声，索桥立断。

卫天麟尚未落实，脚下一空，顿时大惊，不禁脱口发出一声惊呼，身形随着索桥，向着万丈绝壑中，疾如陨星般，闪电泻了下去。

珊瑚女侠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。

孙兰娟一见，只吓得心胆俱裂，一声厉叱，倏伸双臂，十指箕张，向着一脸狞笑，横剑望着绝壑的雪梅，疯狂扑了过去。

雪梅转身一声冷笑，极怨毒地咬牙狠声说：“哼，我要你也与他死在一起！”

话声未落，一招“拨草寻蛇”，长剑幻起一轮光影，向着疯狂扑来的孙兰娟拦腰扫去。

珊瑚女侠一定神，只吓得疾声惊喝：“快些住手——”

孙兰娟神情已近疯狂，哪里还听妈妈喝止，一声厉叱，身形腾空而起，一跃三丈。

雪梅一剑走空，立即振腕挺剑，一跃而起，向着腾空的兰娟追刺下去。

孙兰娟身在空中，见雪梅挺剑追来，心中不禁一急，慌乱中，右掌一挥，向着雪梅遥空劈出。